

都市人丛书

西安人

杨牧之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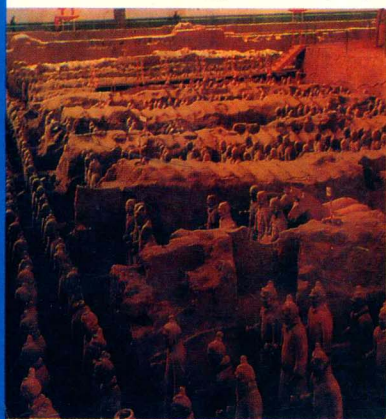
碾不动

漏闲传

扎 势

秦砖汉瓦与盗墓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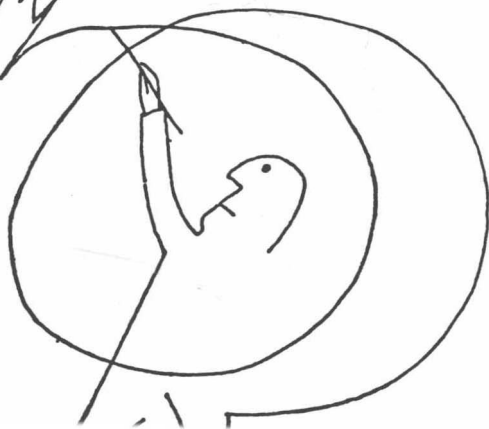
城墙·秦腔



XIANREN

都市

都市人丛书



西安人

XIANREN

杨牧之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章 依
封面设计:池长尧 王义钢
责任校对:朱晓阳

西安人(都市人丛书)

杨牧之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10 万 印数 1—6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444-7/G·361 定价:7.00 元

我写西安人

(代序)

初接《西安人》一书的约稿时，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尽管我的祖籍不在西安，但我在这座城市里已经生活了38年。38年来，食关中父老之米粮，着关中父老之衣裳，说关中父老之秦腔，想关中父老之痛痒；49年的人生旅途，38年是在西安度过的，我想我早就是秦人了。

作为西安的一个子民，向外界朋友介绍西安，介绍西安人，是自己的义务，接这样的书约，没必要不自在。直到动笔时，我才知道我接在手里的是一块烫手的火炭，是件吃力不讨好的活儿。问题就在于西安这座城市太凝重了，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谁也不敢说通过几篇文章，就可以把它言说得尽！西安物华天宝、人才荟萃，西安是座迷宫，我能把它品味透么？

只怕我是有其心而无其力。

正犹豫间，又接到了编辑打来的长途，催问书稿的事。我明白我已经骑在了“虎”背上，下不来了。

这当口，恰巧《西安晚报》副刊部的征文“外向型城市·西安人”结集出书了。同一题材的文章，人家已经写了那么

多，我还有必要再写吗？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一个朋友，他说你先把人家的书看看再说。

我便读了那本书。读后，我才坚定了重塑西安人的信心。那书收入美文 48 篇，由 48 位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朋友写成，给我的印象是美则美矣，但毕竟一人一篇不能各尽其兴，众人一集虽说风格各异，但又难免雷同，且缺乏系统性。我想美文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还是由我来充当吧，力求我笔下的西安人能够多一点鲜明的个性，少一点包装的意味。

断断续续历时一月有余，写成这本册子，是好是坏留给读者们评说吧！倘能起到“引玉”的作用，当为幸事。

1995 年 5 月 25 日于西安

目 录

我写西安人(代序)

碾不动的西安人	(1)
会受活的西安人	(4)
不服气的西安人	(7)
会弄事的西安人	(10)
关心国事的西安人	(15)
自尊情绪	(18)
走进来与闯出去	(21)
包装与求实	(25)
西安人起名字	(31)
西安人说话	(34)
西安人扎势	(37)
西安人的消费	(40)
编闲传	(43)

饮酒划拳 (47)

藏书画 (51)

西安出武星 (54)

姑娘不对外 (58)

女人的德行 (61)

愣 娃 (65)

黄昏颂 (69)

西安的河南人 (73)

西安道士 (77)

(1) 西安人与鸟 (82)

(4) 西安人与秦腔 (89)

(7) “长安画派”与西安丹青 (93)

(10) 秦砖汉瓦与盗墓贼 (97)

(12) 易经·手相·风水 (101)

(18) 舞厅·夜总会 (106)

(21) 回民与回民坊 (110)

(22) 西安民居 (114)

市长·城墙 (118)

(31) “鬼 市” (122)

(34) 西安书市 (126)

(37) 西安小吃 (130)

(40) 饮食文化 (135)

(43) 缺水的日子 (140)

西安人闯红灯.....	(143)
卖鸟食的劳模和摆烟摊的处长.....	(147)
沦丧的公德与风景线.....	(150)
在西安,要留神	(153)

碾不动的西安人

西安人生活在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明城墙里，经历了1191年13个王朝的兴衰演变，太多的文化积淀和太多的是非功过给西安人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西安市辖七区六县，人众600万。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关中平原上有轰动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有保存着大批唐代稀世珍宝的法门寺；有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遗址；有汉“未央宫”、唐“大明宫”等大量的遗址和建造精美的佛塔与寺庙，单只帝王陵墓就遗存有72座！四海来朝的大唐文化以及一统天下的始皇帝的神威，在西安人的遗传基因里平添了优越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实质是自负。在日常生活里，西安人表现出来的精神格调是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他始终遵循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轻易不受外界的诱惑。如果深圳人给西安人讲深圳是多么多么的现代化，美国人给西安人讲美国是多么多么的富有，哪怕说得巧舌如簧、天花乱坠，恐怕西安人亦未必在乎。因为在西安丰富的库藏里，连释迦牟尼的佛指舍利都有，西安人还会对口吐莲花感兴趣吗？如果说感兴趣，

那也只在嘴上。几个朋友聚在一起，一壶好茶，一盒好烟，从早晨聊到晚上，大吹特吹深圳、珠海，吹完了，他是他，我是我，生活一如既往，照样吃锅盔馍、油泼辣子面，话题并不牵扯“我将如何”“我以后打算怎么办”的。

大多数西安人都能保持处乱不惊自信十足的心态，冷眼瞧着大门外，看莺飞草长花木荣枯，自己却不动脚步！

在西安的外省人纷纷下海了，西安人却说：“甬急，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等着瞧吧！”一直等到 90 年代，下海人非但一个没淹死而且一个个地还都集资购买了商品房。西安人也自有一番解释，分析道：“给公家作贡献的买不起房，不作贡献的反倒买了房，这种情况十分反常，国家肯定不会任其发展下去，政策肯定会变，不能急，还得等着瞧！”

又过了几年，政策非但没朝他们预想的方向转变，而且政府还鼓励人们步子再放开一点，胆子再大一点！

有人提议快下海吧？挣这么点钱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怎么办呢？

西安人一拍大腿：“可怜大海鱼虾尽，晚了！”

尽管如此，西安人仍不失自负。把在西安做生意的外地人说成：“跑到西安讨饭来了！”把发财的人做了一个对比：“50 岁的不如 40 岁的，40 岁的不如 30 岁的，30 岁的不如 20 岁的。”不如什么呢？不如“胆大”。“胆大”在这里暗指没文化、没教养，指只要能弄到钱什么事也干得出的“斧头帮”。西安人给自己的不求进取找到了体面的开脱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市场经济兴起的早期，在西安人还没“睡醒”的时候，西安人的钱是让外地人赚走了。

我是 1958 年来西安的，那时西安人口没现在多，近郊还闲置着大片空地，现在就不同了，空下的土地早为膨胀的人口所利用，或机关学校、或工矿企业、或宾馆商厦，拥塞得满满的，寸土寸金。社会在飞速地发展着，西安人的衣食住行、精神风貌也大有改观，但唯一不变的仍是那种油盐不进、谁也碾不动的惰性。

钟楼，是西安的市中心，是块非常繁华的地段，钟楼东侧的案板街热闹非凡。改革开放以来，案板街出现了补衣女，她们瞅着行人的衣衫，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操着吴语或四川话喊：“补衣服吧？补衣服哇？”她们几乎全是来陕谋生的浙江人、四川人，在她们中间你绝对找不到一个西安婆娘！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是挣不来大钱，这种小钱西安人也是不屑去挣的。

这就是西安人。

恃才傲物、永远自信自负的西安人。

永远赶晚点的西安人。

吃了亏不认输的西安人。

总想把握好机遇但又屡屡错过机遇的西安人。

朴实耿直而又爱动小心眼的西安人。

可亲可敬而又可气可恼的西安人。

会受活的西安人

人的一生，活法有三。一曰受活，二曰活受，三在“受活”与“活受”之间：或先“受活”后“活受”，或先“活受”后“受活”，兼或边“受活”边“活受”。

西安人是很会受活的。会受活的人不一定非得有钱，钱少或没钱的人照样可以受活。西安的农村直到 50 年代还是一年只种一料麦子的。耕耘播种方法十分原始粗糙。锄地时，男人女人屁股底下坐着小板凳，边锄草间苗，边朝前挪动。恐怕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正是这种耕作方式留住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倒不是赞同要这样种庄稼，他是羡慕西安人真会受活。

依仗八百里秦川的皇天后土的肥力，一亩地收四五百斤麦子，也就够吃了。够吃了就行，贪多需要加倍地付出，要与天斗、地斗、人斗，还要挣扎着活人。西安人认为人活着不应该挣扎，是你的别人拿不走，不是你的你也强求不来，够吃了就挺好。

麦子进了仓，磨成白面可以变着样子吃，蒸馍蒸花馍蒸花卷，可以做长寿面、空心挂面、岐山面、拉面扯面刀削面油

泼辣子面，这都好办。菜呢？地里有菠菜、白菜、油菜、白萝卜、红萝卜还有土豆。但往往不用这些，只需一碟盐、一碟辣面儿、一瓶酱油一瓶醋。面从锅里捞出，撒上盐，倒上醋、酱油，调上辣子，筷子上下一抄搅，这“菜”就有了。也有时把勺子伸到锅里炸点葱末儿，但那是招待客人的。只有来了像样的贵客才动盘子、酒盅这些器物。

这决不是因为地里不产，亦不是不能在地里产，只是不愿意再多出那份力，不愿意去产！

现在的事实说明，这里的土地除了罌粟不种什么都可以种植，蔬菜大棚里的品种不但植入了南方菜系的品种，就连国外的农作物不也是落根在这里，茂盛在这里吗？大棚蔬菜一年四季都在丰富着市民的生活。当然这只是近10年的事。

西安人以前把鳝鱼叫“鳝蛇”，虽一字之差，足见其认识之险恶了。鳝鱼不吃，田螺更不吃。鱼嘛很少吃，那玩意儿扎喉咙，似乎只有面条才不扎喉咙！那就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吃了一代又一代总也吃不厌。直到社会兴起商品经济，强劲的改革之风才把西安人吹醒。如同压抑过久的性欲，一旦开戒，其势便如猛虎；食欲也一样。起先西安人下馆子吆三喝四地要吃炒菜，几个凉的几个热的，吃得汗津津挺划算。后来口味转了，西安兴起吃川菜、火锅，吃广东菜、生猛海鲜了。现在炒菜吃腻了开始流行吃自助火锅，30元一位，荤素皆备，各取所需尽饱吃。最近刚露头角的是“大盘鸡”，估计要不了多久，吃大盘鸡将会成为时尚。“食、色、性”本来是生命的需要，西安人为何接受新生事物这样迟缓？说穿了

这是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基础反映为意识形态,造成了西安人的封闭与保守。

好在“食”“性”是很迷人的东西,所以会受活的西安人一经觉悟照样公款私款大吃不误。

再说冬天里西安人赶马车。北京的农民冬天赶马车是人站在空车上把马打得跑起来,借以取暖。西安的农民冬天里赶马车是在马槽(半个汽油桶)里点燃草料,坐在车尾烤火唱秦腔。这么一比,当然西安人受活。

东北人下雪天打兔子,西安人下雪天搂老婆。哪个受活?当然还是西安人。

温州人跑来西安搞推销,练的是腿,西安人坐在家门口说改革,练的是嘴。练嘴的自然比练腿的要受活。

西安的河南人多,河南的西安人少;在西安的河南人下大气力从无到有一代一代地在开拓他们的事业,西安人看着眼馋,却说:“这些河南担们,穷的家里待不下去,跑到西安吃我们的来了!”自己却不去想自己比河南人缺点什么?

八百里沃野在给西安人留下充足物产的同时,也给西安人留下了养尊处优不思进取的惰性。

不服气的西安人

西安人一旦明白自己落后了，并且真正明白落后在哪里，他是不会服气的。他总要争回一口气。他矢志不移、坚韧不屈，用头撞也要撞开一条出路来，谁也拉不回转！

西安人不服有钱人轻狂，骂人家“扎势”。可是自己苦挣苦斗，一旦发起来，“势”扎得比谁都显赫。食必去“野玫瑰”，居必去“喜来登”，行必有车，穿必名牌，手指上非得戴两三个镶翡翠的金戒指，大哥大人不集中的路口不打，付帐拾元伍角的零钱不朝出拿。

西安男人陪夫人买衣服，领错了地方，40岁的妇女领到20岁少女的专柜前了，服务员稍有怠慢，丈夫一指名牌高档：“这！这！这！还有这！全要了！”媳妇挡住不让买，丈夫便瞪圆了眼珠：“你甭管，今天这衣服我买定了！”付完钱朝服务员甩下一句难听话：“我看你眼窝有问题！”

西安人受了侮辱，更不服气，一气之下非要给人家“治病”不可。你经常可以听见西安人说：“你毛病得的深，我今天非把你的病治了不可！”说着手便上去了，或抓衣领要寻一个说理的地方，或顺手一掌干脆就抽在脸上。“治病”的西

安人不看对方年龄老幼、体质强弱，再强横的人也敢上。

西安人与人角力输了也不服气，总要找出理由，或说身体不适，或说酒喝多了，或干脆指责对方动作不规范，要求重新试一回！

西安人和外国人比赛，西安的运动员若赢了那还罢了，若相持不下或输了，便常常会失去控制，做出没名堂的事来。西安人赢得起输不起。

农村练拳的不服城里摔跤的，要比试一下。练拳的输了，仍不服气。他们说：“你看你那脸，都挣扎白了！气喘得跟牛一样，你看咱咋都不咋的！比气力你们还是不行！”

西安人觉着西安人的钱让外地人哄跑了，什么“无锡汤包”“北京烤鸭”？西安的羊肉泡馍就是羊肉泡馍，葫芦头就是葫芦头，西安人到外地想吃还没有呢！不过，西安人在招牌上加了一行字：“陕西第一碗”，食客见了心里便产生“天下第一关”和“天下第一拳”的震动，非要领教一下，便径直走进门去。

川菜在西安不知赚了西安人多少钱，西安人不服气便发明了“饺子宴”。西安人用蒸、煮、煎、炸四种方法可以摆出一席各种不同风味 108 种饺子！外型更独具：像蝴蝶、像燕窝、如海贝、似云朵……终于使“川菜”、“粤菜”、“陕西风味”在西安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西安的小伙谈恋爱，不服气外省姑娘睥睨的目光，找对象偏偏首先考虑外地人：东北的、山东的、上海的，尤其是上海的！

西安的姑娘结婚也不服气别人讲排场，要求摆车队。十

辆二十辆能借就借，借不来就租，反正不能低给谁谁。

西安的学生高考落榜，第二年重新考入大学的就很多。只要家长对他说：“你连谁谁都不如啊！”结果，孩子一不服气，便一年不分心，非考上名牌大学不可！

西安人不服气的东西多了，大到城市建设、黑河引水、外资引进；小到转变观念奔小康、扬长避短抓优势，西安人都能把事业做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西安人不服气这不服气那，最后是不服气自己。在自己身上找毛病，一找，事业便上一个台阶。西安人不服气的精神就像一头秦川牛，一旦套上，不把绳索拉断是不会停下的。